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二回 廣源店股東拆股 馬鞍街星士談星

卻說廣東素稱繁盛之區，向來商賈雲集、百貨流通。從前海路未通，往來北省的人，多是取道江西。這江西與廣東交界的地方，有一座南雄嶺。這南雄嶺是廣東省南雄州所屬的地方，過往之人都要在此地經過，因此朝廷就在這個所在設立稅關，徵收關稅。南雄地方就成了個南北通衢，客商輻輳，那些多財善賈之流，多在那裡開行設店。內中單表一家綢緞舖子，招牌是「廣源字號」。這廣源是郎舅兩個合夥開設的，一個姓梁，名叫朝大；一個姓凌，名叫宗客，都是廣州府番禺縣人氏。這凌宗客就是梁朝大的妻舅，郎舅二人，情投意合，生意也十分茂盛。後來宗客在別處發了一票大大的橫財，就先回到省城去安閒度日。所有南雄生意，都歸與朝大經營。不料樂極生悲，這凌宗客發了大財之後，安享得沒有幾時，就嗚呼哀哉了。遺下一子，名叫貴興，表字沂伯，向來下帷讀書，納粟入監，以為考鄉場地步。此時丁了憂，正好廬墓讀禮。

誰知過得年餘，梁朝大在南雄，也一病身亡。朝大兩個兒子，長名天來，次名君來，其時正在番禺譚村居住。一朝得訃，不必說，自是星夜奔喪而去。到得南雄，料理喪事已畢，細查近年生意，卻是日見清淡。兄弟二人商量道：「母親年紀已高，我們不便遠離。設店在此，沒人經營也不成事。凌表弟他向來讀書，未必肯來經理。不如寫信通知與他，請他來此，眼同盤頂與別人。盤出多少現銀，我們照老股公攤，一來免了這頭牽掛，二來得了現銀，我們回到省城，也好再圖別業。想凌表弟也未必不肯。」商量定了，就寫了封信去通知凌貴興，貴興得信，果然來了。

兄弟兩個，再把上項主意訴說一番，貴興也點頭應允。當下三人定了主見，就招人盤受。不多幾天，交易都算清了，自然都是二一添作五的分了。只剩下二十四個玉石花盆，及一堂花梨木椅桌，因為議價不合，還沒有受主。天來同貴興商量道：「我們不能為了這兩樣東西只管耽擱，好在這個大家都用得著的，不如我們兩家分了吧！」貴興道：「好好的全副東西，分散了就可惜了！不如我們兩個投票估價，出得價高的，拿出錢來，拿了東西去，拿不著東西的，可得了那價錢，豈不是好！」天來道：「表弟高見不差。」

於是兩人各各寫了投票，交了出來，邀了證人，當眾拆開。天來出的是一百零五兩，貴興只出了八十兩。天來馬上去兌了一百零五兩銀子，親手交與貴興。貴興不覺後悔起來，對天來道：「這兩樣東西，弟倒也心愛，只因一向在家讀書，不知物價，所以出得賤些。如今我多加五兩，共作一百十兩，請表兄讓與弟用如何？」

天來本是無可無不可之人，當下正欲答言，尚未開口。那旁邊一個做中證的老夥計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！當眾投票，是極公正之事。此刻票已開了，又來加價，起初又何必投票呢！倒是當面講價的好了！與其開了票之後再來加價，又何必開票呢？不是徒然多此一舉麼？並且凌世兄當面加得，梁世兄自然也當面加得。倘使梁世兄也是心愛此物，也加起價來，豈不成了個爭端麼？依我看來，還是依投票之價，梁世兄得去為是。免得因此些微小事，你兩家中表起了爭端，此是老夫愚見，依與不依，聽憑你們二位尊裁！」眾人齊聲道：「老丈之言甚是！倘不如此，我們今天承邀作證人，也是白白多此一舉了！」貴興迫於眾論，不得已接了天來銀子，怏怏不已。當下諸事停當，表兄弟三人一同買舟返省。天來兄弟，自回譚村不提。

且說貴興與天來分手之後，只叫家人僱人挑了行李回去，他自己卻散步街頭。偶然走過馬鞍街，只見一家門首，圍著許多人觀看。貴興抬頭看時，只見那家門首掛著一面簇新招牌，寫著「江西馬半仙，專參六壬神課，兼精命相，陰陽地理」十九個字。貴興看罷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向來在此走過，未見有此，想是新到的，何妨前去領教他一回呢？」

想罷上前，分開眾人，走到門內。只見屋內擺著一個課壇，上面坐著一人，頭戴瓜皮小帽，身穿藍布長衫，外面罩著一件天青羽毛對襟馬褂，頸上還圍著一條玉蘭綾子兒硬領。黑黑兒，瘦瘦兒，一張尖臉，嘴唇上留著兩撇金黃色的八字鬚子，鼻子上架著一個玳瑁邊黃銅腳的老花眼鏡。左手拿著一枝三尺來長的符旱煙管，嘴裡吸著，鼻子裡一陣一陣的煙噴出來。右手拿著一柄白紙面黃竹骨的摺疊扇，半開半合，似搖不搖的，身體在那裡晃著。隔著那眼鏡上的兩片水晶，看見他那一雙三角眼睛，一閃一閃的，乍開乍閉。

貴興向前拱手道：「先生請了！」馬半仙聽見招呼，連忙呵了一呵腰，左手放下煙管，把鼻子上的眼鏡除了一除，嘴裡也說：「請了請了。」一面說著，也向貴興打量一番，只見他生成一張嫩白臉兒，滴滴溜溜的一雙小眼珠兒，薄薄的嘴唇兒，高高兒的顴骨，露露兒的鼻孔。頭戴細黑布的瓜皮小帽，上頭綴著個核桃大的藍帽結子（粵俗：素服，帽結用藍不用白）。帽簷上面卻綴上一塊天藍寶石的帽準，身穿細機嫩藍布長衫，手執一把官扇式的紈扇，腳上蹬一雙挖花京式素鞋，那鞋底兒足有一寸多厚，舉足浮動。

打量過了，心中早有了主意，一面低下頭來，在桌子底下拉出一把凳子來，說聲「請坐」。貴興也不謙讓，就便坐下，嘴裡說道：「先生敢是初到敝地，難得多才多藝，特來請教算一個八字。」馬半仙道：「如此請教貴造。」貴興便將生辰八字，一一告知。半仙戴上眼鏡，提起筆寫了出來。起了四柱，側著頭看了一會，又輪著指頭掐了一會。放下筆來，除下了眼鏡，捋了捋鬚鬚，打了一聲咳嗽，雙眼望著貴興道：「貴造是一個富貴雙全的八字，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，已有二十多年，似這般八字，卻也不曾遇到過幾個。還記得十五年前，小弟到北京去，有人拿了一個八字來算，我算得他非但富貴雙全，並且才兼文武，竟是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人。只有一件奇怪，他到了晚年，有一步運，遇了七煞陽刃，據飛星刻度算去，恰好那兩年，又是喪門、披麻、亡神、白虎、暴敗、天狗、天哭等星宿，應該不得善終，要過刀而亡的。然而好的我就依書講命，一齊說了。到了後來那一步運，我只得說是恐怕要有點小耗失，起居出入要謹慎些。你想我們江湖上人，只這句話就是教人趨避的了。然而算的時候，我並不知道是哪個的八字。到後來方才有人告訴我，說是年羹堯大將軍的八字。那時我自己還不相信，怎麼像年大將軍那樣榮華富貴，會過刀而死呢？這個八字一定算得不靈了，一定是我的功夫不精了。誰知康熙皇帝駕崩了，如今這位雍正爺登位，不多幾時就把這位年大將軍殺了！那時小弟才敢自己佩服自己，一點兒也不會算錯。今天看了貴造，功名富貴，雖然未必及得到年大將軍那樣，然而不是恭維的話，這狀元、宰相、封侯伯，是逃走不去了，並且越到晚運越好。不說別的，就是這日坐文昌，主生貴子，這一層那晚運是不必說的了。據這麼看去，貴造比年大將軍還高十倍呢！」

一席話說得貴興手舞足蹈起來，問道：「請先生批個大批，要多少筆金呢？」半仙道：「據貴造而論，一生事業不少，一個大批，說不盡許多，不如批個成本的好。」貴興道：「就批個成本，不知要多少筆金？」半仙道：「小弟這裡的規矩，平常人多算，批成本是五錢銀子。若是大貧大賤的八字，我算出來了，就一文不要，送他一本，等他好趨吉避凶。要是大富大貴的命，也要叨光酌加一點，我可是不爭論的，只看來人器量如何。俗語說的好，『量大福大』，我也不必爭，那大量的人也斷不會難為我的。」貴興拍手道：「好好！我就送你一兩銀子筆金，費心同我批個成本，但不知幾天可以批得好？」半仙道：「批成本的，不是含糊可以了事。先要考定太陰、太陽、經緯，追究胎元、胎息，參考七政、四餘、飛星、刻度，還要裝地盤神煞，考查流年小限，以斷定一生衣祿。大約十天之後，方可應命。」貴興道：「不要緊，就是十天。十天之後，我叫人來取就是了。」說罷，送上一兩筆金，半仙也不推辭，就便收了，又說道：「倘不見棄，小弟還當奉贈一相，是不取相金的。」貴興道：「先生真是多才多藝！招牌上還有陰陽地理，想必也是高明？」半仙道：「不敢！小弟在家鄉時，單就因為看風水看的靈，因此人家送與小弟一個諱號，叫做『鑽穿石』……」

半仙還要再說時，忽見一個小廝走來，對著貴興請了個安，道：「大爺回來了，為何不到家裡去？隔壁陳大人來拜候呢！」貴興聽了，便立起來，辭了馬半仙，帶著小廝回去。

不知陳大人是甚麼人，來拜貴與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